

學 滙

日四月三年三十二百九千一

「說美惡」

(續)

老梅

△男女問題討論之四

這段笑談，假定他們成功，只應了「巧婦常伴拙夫眠」一句諺語，但我就三個人畫地情形，另有一個會晤，雖然出了本當討論範圍，却有些趣味，不妨作一種「插話」！

「我想大地本是一個渾圓東西，沒有甚麼界限，自從自作聰明的人，用放弟兄老大的畫圈腿，向地面上畫了許多國家！以及政治，法律，禮教，等等圈兒，弄出許多亂子出來，便有老二的點地眼出來，要占定那些圈兒，這裏弄一點軍隊，那裏弄一點勢力，這理行一點霸道，那裏占一點便宜，把乾淨七全被他們強權者點污了，這時候最好是曳腿老三出來，把這些圈套和污點，一齊抹殺，還了大地本來面目，豈不痛快！」大家看了這段插話，或笑我「三句不離本行」，不論有見甚麼事，聽見甚麼話，總要拉到無政府上面去，是實，道理是一貫的。莊子說道無所不在，在螻蟻，在糞穢，在瓦甕，在屎溺，禪家說，佛是乾屎橛，全是一樣道理。閑話剪斷，再說男女的美醜問題，據美學家言：「似男應美於女，因為禽鳥中雄的，比較雌的，為美麗，靈雉，孔雀，鴛鴦等，尤為顯然，其原因，似因雄鳥，欲引起雌鳥的情愛，故有此天然好美態」。學者把這事，叫做「示美運動」，就是雄鳥對雌鳥，表示他的愛，以運動雌鳥親愛他。我曾在夢中得一詞，末兩句云：「噴水化鴛鴦，反嫌不似郎」。也露此中消息，照這說倒來說：男子應該學前邊講過的子皙盛飾，子南戎服，對女子作「示美運動」才是，但現在東西婦女，多美粧飾，施朱粉，錦衣裳，反像對男子，為「示美運動」，一般，殆反於自然之例，然在美飾女子，還要說一句現成話，道：「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故日本某女士嘗宣言：「敷粉塗朱，是婦人的特權」。全不想把粉中鉛毒，浸潤顏面，久而久之，便要變作青面鬼，將天然皮膚都弄壞了，這樣特權，我願意大地上的婦女全放棄了罷！

況且美惡，不是斷對的，是相對的，不是客觀的，是主觀的，俗語謂所：「情人眼

裏出西施」。日談亦有「兩痴也是笑圈」，傳言有人要得妙目女為妻。

出門看見天下的婦女皆多一目。列子說：「遊旅小子，有妾二，惡者貴而美者賤，問其故，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全是主觀的說法，美惡更無一定標準，因年常總以五官齊備為美，而姿妙女者，竟愛其一目，勿怪登徒子以蓬頭擊耳，點睛，麗齒，旁行踽踽，又疥且痔的醜妻，為美人也，反之宋玉所賦之理想美人，所謂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貧貝，和莊子所寫藐姑射山的溟澠神人，以及曹子建所賦的洛神一般，天然美態，絕不加一點裝飾，和世俗說的美，更無相似處，真所以說是「美其所美，非吾之所謂美也」。吾之所謂美也者何？乃男女天生之美，而芻名其為美，「天上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天下不知美之為美斯美矣。我嘗對朋友說：「無論男孩女孩，其面容不美觀，使人愛悅，這便是孩童天然保生術。若生下來，全是奇形怪狀，恐怕都被人憎棄了也。因愛美是天性，所以傳青主說：（閻王差鬼使勾人，皆是猙獰醜漢，所以人人怕怕，若令西子毛嬙作鬼，使人人怕不得死矣）。而最近政府用女偵探批革命黨亦然，是謂生死一致」。朋友曰：「然，但孩童長大成人，便有了美醜分別，這是甚麼道理？我說：「這是社會賞富不等的緣故，孟子望見齊王之孺子，喟然嘆曰，居移位，養移體，大哉齊乎！夫非盡人之子歟！可見這裏邊的關係了」。

(未完)

思審自由

(續)

巴若夫著
真民譯

上帝

玄妙無據之談，皆臆想之忘說。拉蒲拉斯謂：「上帝為無理之思想」。(一)吾更謂之為「忌憚可笑之言」。此等玄妙之想，皆由於不可言之「種原」(二)所致。人恆謂：「能不自說」必有高等物造之也。吾為一問曰：「造高等物者誰耶？」言者必顧而遁矣。

如就科學之理推求之，本於拉瓦氏之公例，(一)凡物皆變化無窮，而無能創造之者，故力與質(二)亦皆永存之物，而無創造始也。然勿以上帝之名，假之力質，因力質乃物理之實學，而非宗教之虛談也。自有科學思想，則所研究者不外真理，即宇宙與人而已。

(一)拉蒲拉斯。法國天文學家，發明「宇宙機力」之理。此說一明，則往日幽幽冥冥之上帝無立足處矣。

(二)種源。達爾文曰：「萬物皆由變化之道，來自唯一根源，故吾人亦由他種動物變而成，非由上帝之創造也。至宗教家言，則謂人為萬物之靈，為上帝所持與」。總之：達氏學說以科學為本，盡可徵實，故真理類以發明，而人遺歸於正當。宗教則專尚迷信，以禍福為作用之術，鑄成恐懼之性，至欲吾人知道明理，必破宗教之說，欲破宗教之說，必先閉吾種源，欲明吾種源，必自究求科學，故巴氏云：「玄妙之想，由於不知種源所致」。又曰：「科學思想不外真實」。

(三)拉瓦氏公例。拉氏法國名學家也，其例謂：「物質永存，延始無終」。物理學中有與對待之公例曰：「物力永存」。為博物理學家所發明者也。因此兩例，「質力存留之例出」此例足以解明宇宙所由成也。就化學觀之，於某物中加甲質則為紅，加乙質則為藍，然其色之更易也，非有損于某物，惟變化而已。就物理觀之，以甲物磨乙物則發熱，然磨之力並非損，而熱力並非增，不過由磨力而變為熱力耳。總之科學公例皆可徵實，非如宗教之虛誕也。

★ 廢除婚姻制度的我見

顧健民

(未完)

(二) 阻碍婦人解放的進程。男女都是人類，誰也不敢反對。女子除生理上一部分和男子不同外，其餘知能上，沒有什麼差異。所以男女的權力，應當永久是水平綫似的，這是現在覺悟人們所提倡女子解放的意思。然而在現在婚姻保留時代，這種希望，可以達到嗎？不！不！因為有「婚姻制度」，就生夫妻的觀念，那末，婦女到底沒有自己的人格。伊要丈夫給養自己。伊就不能不服從丈夫，做丈夫的私有品，玩具！所以男女的權力，斷不能達到水平綫的程度。退一步說：即有覺悟的婦女們，自己有經濟的能力，能謀獨立的生活，不寄生在丈夫鼻息之下？但為男子！丈夫，總看他妻子！婦女，好像和羊肉一般，很想設法使他妻受他的權力束縛。因此。他就乘他妻產前產後的時期，不能去謀生活的時期，他就給以經濟上的幫助，使婦女們不能不對他丈夫感激。久而久之，伊就不知不覺入伊丈夫的圈套，要在家中養育兒童，那就不能從事勞動了！既然不能從事勞動，自然就失了獨立生活的能力！那末，就不能不再倚靠伊丈夫了！結果：還是做丈夫的私有品，玩具罷了！可有正賢解放的地步嗎？

(三) 保留私有財產制度。世間上的產業——土地和資本，是天然的產物，凡是人類，都有自由平等享受的權力，誰也不能夠私有，這是現代社會主義者反對私有財產的一種主張。但是想想，這不過是空想的話罷！在婚姻制度底下，私有財產制度，究竟不貽廢除的。何則？因為有了婚姻制度，就有夫妻關係，家庭組織，緣之而生！家庭一日存在，私有制度，一日不能廢除。因為私有制度，是家庭組織的中心

，而家庭這個東西，專以自私自利為宗旨，他的性質，能夠使人們的遺德，流於腐頹。看呀！有家庭的人，誰不想求家庭的富裕，謀自己家庭的利益。所以家庭制度——婚姻制度，確是保留私有財產的一個利器！

(四) 停止社會發展的機能。社會是一個有機體，應當向進化的途上，蒸蒸日上，不絕進行，使社會的組織，由較不完善，而趨於完善，這纔適合於進化的法則。但是點，社會不是一個具體的活物，自己能夠進行。社會的組成，是集合全體的人類，換句話說：就是社會是男女兩方面結合而成。所以社會的發展，應當由男女的努力。可是在婚姻制度時代，婦女伏在家庭的圈套之中，受男子權力的束縛，不能自由意志，發展獨立的本能，來謀社會的事業，那末，社會已經喪失一部的組成員，同時發生一部分的寄生物，社會又怎樣能夠發展呢？其次，私有財產不能打破，自私之心，不能消滅，則社會上形成兩個絕大的階級——富者，富者壓迫貧者，貧者被凌於富者，彼此不能均等，不能調和，禍患必然乘機而起。人各為私，禍患相尋，社會上各種事業，那有完全改善的希望？

罪案

(續)

龍門直渡——憶司馬遷

(未完)

老梅

自洪制決定入河津，及到稷山會探得巡防隊，在特州，河津無敵，於次早由稷山拔隊，仍向豫定的地點河津進行，彼處紳士，歡迎長軍入城，即據小學校為司令部。當晚集議，靜庵提議整頓軍隊，從新組織，次日大家同到一講堂內，商定辦法。王乾三在黑板上，用粉筆寫了幾條，大家略加討論，一一通過，某某司令，某某參謀，某某隊

官，皆定妥，仍推靜庵爲副都督，我爲參謀長，公決聽我們王一山諸人入秦，聯合秦軍，立借子藥，我們答應了，次早即偕數人西行，諸留守者，親送我們到龍門渡口，將入山時，行板橋上，直通馮王廟，橋下見百姓担挑河水的，絡繹不絕，另有一番風味。馮王廟，建在龍門岸傍，氣象崔嵬，不似當年「阜宮室」的樣子。從廟側望見黃河東去，龍門山屹立兩岸，峭崖相對如門柱，石上有斧鑿痕，想見鑿龍門時的神工鬼斧，真令人驚歎不置！馮治洪水，以鑿龍門爲第一功，否則水不得由其道而行，必泛濫無已時，到此那得不徘徊延佇？問土人，曰：對岸爲韓城境界，原有渡船來往，問現有船否？曰：有！問有水手否？曰：可以找去！隨即命人去找水手，一陣工夫，來了幾個水手，推放。大舟於河岸，我們便一齊登舟，放舟中流。是時朔風凜緊，河內流細水塊，兩岸有新雪，望之如劃，幸遇順風，歎乃一聲，直達彼岸，回視送客者，漸遠漸小，想惆悵欲歸，大有易水送客的感慨！這時顧不得他們了，捨舟登岸後，人馬備齊，各乘馬沿岸而走，中途登一坡，開坡上有祠，是司馬遼廟，並云墓亦在其地，因思韓城本是古龍門地，太史公故里，或在此亦不定，但河津人，一定要說他是山西的龍門人，會記北京三晉西館有一副對聯，上聯云：「吾鄉秦富史才，漢宗以來兩司馬。」即指司馬遷和司馬光說可爲一證，凡古來好人，後人都喜歡拉他作同鄉，以爲光寵，要是壞人，一定沒人爭這枯的所在地了。好人到底是當的，雖在當時吃點虧，如子長受腐刑，却能以史才留名千古，使後人傾倒至此，也就罷了！這時我對一山在路上說過的語，錄之以誌一時感想。

(未完)

★ ☆ ★

議會制度的解剖

續 太一

日本的議會，有貴族院和衆議院兩種。第一種議員是欽命的，都是皇室和公侯伯子男等貴族。第二種議員，是由有財產有資格的紳士們選舉的。前者，都是養尊處優的人，說個笑話，平民們怎樣吃飯，睡覺，一點也不會夢得，怎樣可以代平民們謀幸福？後者，有的是資本家或大政黨家養的奴隸，他們更是記不得平民了。所以日本吉野作造說：「日本議員，全是被軍閥，官僚，資本家，大政黨等，拿金錢威力買來作拍掌贊成的一種機器」。

日本底第四十四議會的衆議員總數，計四百六十四名，其中所謂政友會的政府黨員，竟占了二百八十個，其餘合憲政會，(百零九名)，國民黨(三十名)，中立派(四十餘名)等計算之，也不敵政府黨的數目，這都是政府黨的金錢和威力浩大上贏得底成績。因此政府黨也就要操縱一切，倘若無人了。政府所提出的案件，無論是有利有害，合理不合理，這二百八十個同黨議員，都一致贊成，就是全國人民所謂空前未有禍國殃民的龐大的十年度預算案——十五億六千餘萬內有軍備經常臨時費七億六千餘萬——也全體贊成通過。反面說：若是非政府黨所提出的議案，那就不論有利有害，或合理不合理，政府黨議員都必一致反對是就是被全國人民所企望的普通選舉案和治安警察法(禁止勞働者和婦人集會)撤廢案，政府黨也都絲毫不顧。晉青說：「我親自看見那些做補議員席上坐者。肥肥瘦瘦，都是與雞似的，一到彼的同黨上了演說台，他就立時，拍起掌來了。若是與黨上台講話，他不是笑罵，就是點頭睡覺；爲此，就算責任盡了。」

(見民國日報十年四月五日覺悟)

在野各黨，也不能說有什麼好處，不過在未得政權，看來好像

餓一些罷了。國民黨在日本是向來沒有組織內閣的本領的，所以被黨首大憲發在現政府內，得上一個食客的飯碗——經濟調查委員會——也就裝裝作啞，不再攻擊政府，就是攻擊，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騙騙黨員罷了。憲政會是年年鼓吹普通選舉運動，選屬於民心的，誰知他的黨魁加藤子，一面運動普通選，一面却又受了資本家五萬金元，結了一個不具贊助普通選案的交換條件。所以現在日本底平民，對於任何黨派，再也不敢相信了。

以上不過是舉的議會而說，倘若就我們中國的議會而論，那比較他的腐敗，實在不忍說了。現在祇大略寫在下面：——

我們中國的國會，有新舊的分別，新的不消說是賣國的安福系占了大半數，他的腐敗和作惡，現在的人們，能夠知道，不必要我多嘴了。至說到舊國會，在民國元年的時候，雖是國民黨佔了數，後來因為袁世凱和段琪瑞兩個大盜的金錢引誘，那國民黨的議員，走的走，脫的脫，變成了一個唯利是視的政客。民國五年撤去袁氏所立的治安警察法和懲治盜匪法，也竟敢否決。及到了廣州，掛起了護法的好招牌，無論人民那樣希望憲法的產出，但那些痞仔議員，因為勢利的好緣故，就東跑西走了。現在把中國也變成了三個政府，廣州政府，北京政府，聯省政府——都是議會制度所賜給的恩惠呵！

未完

地獄遊記

(續)

華清

這個拘留所所送的人，不知有多少了。凡是盜案，到此，十有九死。此外上海方面的民黨，死在這裡的，亦不知有多少。拘押在此的犯人，有不久便處死刑的，有不間斷，任意拘留至三四年不一過

問的。個個犯人都是頭髮蓬蓬，長髮叢生，面龐都帶一種慘白色。衣褲破碎不堪。可憐一到冬天，上面穿着一件短小的舊棉祆下面裹着一條破軍褲，赤足帶露冷得發戰。蓋的被條，又薄又濫，不能禦寒，真真冷得要命，犯人們已經遺般可憐，偏偏一般無心肝的兵士，對待犯人，依然肆其野蠻。有時犯人稍為錯點規矩，那些老總們把犯人拉出來，脫的赤裸裸的，跪在地上，用藤條在背上亂打，打的叫苦叫痛的遍地滾。我每每隔着屋子的犯人挨打，白已背上好像也痛起來了。有天軍法官叫人來問我是那裡的人？做甚麼事的？我叫他拿紙筆來，我寫了一張條子給他。午後看守的把我提出，說是轉入優待室去住，甚麼叫優待室，不過空氣稍好，一人住一室就是了。個人住一室，無人同我談話，獨坐凝思，前後五千年的事，都想遍了，有時閉目回想從前所遊歷的過的各山水，有時默誦詩歌，聊以自遣，坐倦了又回起來走走，起走平行綫，然後走長方形，走正方形，又走對角綫，走倦了又依然坐下。再住了十六七次，我就病了。飯也少吃，瘦的難看，身上汗臭，自己也聞不得了，頭髮辮子，也長深了，真真不堪看，我使出來一看，見一個看守手持一張紙條，我叫我名字，叫我看，我讀一下，才知道是提出去寄押陸軍監獄的條子。當下便隨同押的人到陸軍監獄去，那兒與拘留所只隔一牆，到了那邊，仍然把我拘禁一室。獄官禁止旁的犯人同我談話。拘留所是待決的地方，這裏是執行徒刑地方，比較上稍為好一點兒。監內有一百多犯人，都是定了案的。他們的刑期不等，有二年的，有六七年的，有二五年的。有一個老頭子，已經五十歲了，還判了二十五年的徒刑。監內辦有一小工廠，分織褲襪，縫衣，編籃椅，洗衣，木工，各種。不願作工的，就在室內讀書寫字。上等犯人——軍官——還可以看報，任意買甚麼東西

進來。此外普通犯人，便要受許多限制。每禮拜只準同家屬朋友通信一次，但往來信件，要受檢查，每一月可以同親屬會面一次。監內的伙食，由兩個人去充伙夫，自行去煮，還有一些賤役，也由窮犯人去做。有錢的犯人，專事還是要擺架子，奴隸別人。在今日的社會中，無論甚麼地方，終逃不脫階級性質，這也是自然的事。

★ 星 空 之 下

張海鯨

藍蔚的天空，
掛着無數亮晶晶地的繁星，
我徘徊地浴在雲的下面，
描不出牠的美，
說不出我的樂，
我惟覺得身兒輕輕地，
心兒空空地，
飄飄乎似欲羽化而登仙。

二月二十二晚。

郭明暉

贈飛迅弟

你已經不需要一切，
香豔的玫瑰，你已經得臥在懷裡。
呵便是你的本體了！
★ 你 已 安 慰 麼？你不再求覓，
安慰的神祇，已站在的身邊。

請讓我們謳歌罷。

飛呀，迅呀，比翼的迅飛呀！

飛上了天國，受神祇將親蜜的吻你。

這就是光鳴的洗滌。

常 識

讀：行之

水

(九)水的性質：極純淨之水，是無色，無臭，無味的。河水常挾帶泥沙，所以多呈褐色。湖海之水，雖是非常清淨，但其中仍有無數的極微分子，浮游其間，由光線反射的作用，遂成似璧如玉之可愛的青綠色，試取小桶一個內盛清水，初視之無色，若加入石灰而攪之，待至石灰粉粒大半都沈到底以後，則水即呈微青色，這就是因其中尚有極微石粉粒存在的緣故。

水之冰點為攝氏表零度，沸點為百度，這都是就氣壓表中水銀柱高為七十六生的米達時言，若氣壓增大，則沸點即變低。所以在高山煮飯不易熟爛，就是因高山上空氣稀薄，氣壓減少，沸點降低，水難沸騰。而溫度仍不增高的緣故。喜馬拉亞山的最高峰上，其氣壓僅為二五，五三生的米達，故其沸點降至七十二度，這是已經實驗而為吾人所相信的一件事。

水受壓力時，其體積很不容易收縮，一立特之水——即一千立方生的米達——在二十度時，加上二倍大氣壓的壓力，其體積不過

縮小百分之四。六立方生的米達，但就地球上洋海等全體的水量而言，若全不受絲毫之壓力時，則地球上平而，將要比現在高一百一十六英尺，而現在陸地面積的百分之四，也將被海水淹沒了，水在三百六十度以內，可耐加壓力，使凝成液體，但在三百六十度以上，則無論加多大之壓力，都不能使他凝結，所以這三百六十度，就叫做水的臨界度。

水之重量，是因溫度之變化而生變異的。同量之水，在百度時的體積常比在零度時大百分之四，三，但零度時之水的體積比零度時之水的體積大百分之九。八，由此可知水有一種很奇怪性質，就是結冰後其體積反增大，重量反減輕了。大凡物質，都是熱脹冷縮，而水在四度以下，則反因冷而膨脹，所以岩石之分解，冬日之水管及其他盛水的器具，往往皆被水結冰時所生之膨脹力所破裂，並且植物受凍而死，及凍而容易煮爛的道理，也都是因這種膨脹力能夠破壞其中細胞或纖維之組織的緣故。

江湖表面之水為冷風所吹時，其密度即變大而下降，更露一密度較輕之新表面於上層，此新表面又漸冷而下沉，如是循環一至全體水之溫度盡行降至四度時為止。自四度以下，表面之水即因冷而膨脹，其密度即減輕。雖至結冰，不得下沉，而下層之水也因不能與水之冷氣相接觸，得以保持其一定溫度不至下降，所以水中動物，雖經冬日也不至凍死，正是這個緣故。

水在攝氏表四度時，其密度為最大。科學家即以此時之水一立方生的米達之重，命為一克爾姆，這就是標準液體。其他液體及固體，皆可與此標準液體相比較以決定其輕重。例如酒精的比重為〇。七九，這就是說一立方生的米達之水在四度時為一克爾姆重，而與此同容之酒精之重，則僅為〇。七九克爾姆，即比水輕，例如銅的比重為

八。八，即同體積之水與銅相比較，銅之重量等於水之重量八。八倍，所以砂石雖小，投水即下沉，桃核雖大，常浮於水面，這就是因石的比重大，而木的比重小的緣故。

大凡液體都是不容易傳熱的。金屬水銀是例外！水在液體中為最好的傳導體，然其傳導力仍是極小。識破水於試驗管中，用手觸持在本生燈上熱之，上部之水雖至沸騰，而下部之水的溫度仍不甚熱。若於管底放幾塊碎冰，也能經幾久之時間尚不至融化。

〔未完〕

大惑不解

貧散

這是人家任意處罰的不依章規和賤看穿藍布衣，嚴肅衣裳階級的一回事。還有我這次去陽高的時候，拿的是三等客座半價票，從西直門我就做做涼涼的坐到頭等客座裏，沒精打采的拿一册報紙書，時而打盹，而又喚醒，似夢非夢，昏昏沈沈間似乎聽得說：先生！請我看票，茶開睜目，檢票員點着頭伸着手並且還說請我看票：：：：我就半理沒理的。取出那張票給了他，他左看右看。又將我的上下打量了一會。說道：半價就夠優了，還：：：：我聽着說老僥倖點罷！他就去了，我心裏想：：：：再想：想不出道理來，疑惑着心裏說，真不是今天吹牛屁的妙果！大概總有幾分吧，取過了張家口走了沒有多里，我見絲衣帽人移邊跟隨幾個警察，知道檢票員過來了，我就昂頭挺胸，仍前發誓，法理大吹，裝着大腹官傲的模樣兒，想拿這點官氣唬他，教他不向我檢票，回耐我的骨剝如材布衣愛還是污占捕，除過借穿套盆三這件大廳，他們把我看了幾眼，猜着非虛山真面貌，睜着眼，伸出他的手說：票：：：票，我見風頭不對，轉而敬之的於了他，驗了半會，纔說出下次可以按票座位，我還是表

示出佯欲不採的態度，次後每過小站，我就以「從北京往關高」六個字答他，他也不要看票啦，如此這般的一直到了目的地，我覺着越發省事，連這三等半他都不看了！但退回來想這是什麼道理呢？這迷葫蘆令人難解再將這事和前者我的某友因為跳站享受十倍罰罰的事比較比較，豈不有天壤之別？為其賞罰真輕重，措置失宜到這步田地？偏此種被厚道薄那個，又有甚麼理由？法律在那裏，規章又往什麼地方去了？呵！中國社會原來連這臭濁的法律，騙欺人的規章，也到破產的時候了，全成了黃金腦海，眼睛也滿是階級了，點着燈籠去尋不是「勢利化」的人，簡直是鳳毛麟角，哀莫哀於心死，況且完全同化了嗎？彷彿我新近經過的這兩樣事，未買月台，認錯賠情，自願捕票，就可完事；他們偏要欺着軟，苛酷無法的罰人，三等半價位頭等，就該給他個釘子，擡他復了本位，他當然玩忽規章，似乎也也要居破壞法律首功的意思，反來恭維，恭維的真正意思，也或者自慚形污、自謙不坐。除法律的第一把交椅，專門是害怕流氓英雄的大開部勢力，或是僑寓於兵八，纔這樣格外孝敬，總而言之，從這兩樣事的本身觀察，什麼法律規章，都已掃地無餘，狗屁不值，肉眼裏的階級森嚴，甚可哭的還是要從衣服形象上分辨，神聖的社會人人平等呀！我不禁要在這裏流一掬淚啊！

(完)

劇 並耕記

紫 喘

生[白]一同趕行，(唱)五百年，王者興，上承天運。

生(唱)似這些，空疎話，說來笑矣。

生(唱)適樂園，那願得，跋涉勞頓。

丑(唱)弟兄們，為生活，自宋之降。

小通信

(同下)

(未完)

致溫：飛迅與「周」週孔實似！祈便中詳示。

賴愚：你常跑飛迅處否？他心緒怎樣？盼復！

飛迅：數訪不值，待談件畫滯。你究忙些什麼？侍候那位安琪！

革弟：示悉。迅與周近程度，不詳，直訊可也。

明灑：迅與伊事，不甚深知，請直函問。

振弟：告白已代登好，請注意。

羅蕊：「民聲」已由同安收去，以為我一辦交涉。周君近好否！

嘉本特：來函收到，暫因病，不願作覆。飛迅與伊近事，不甚深知，可直函質問。

嘉陵：疊次轉來各信，都已收到，謝謝。

呂千：你和嘉陵的信，都已收到，所擬問題，容稍再覆。

非清